

難忘金門九二砲戰

——大嶼、小嶼、南太武山和圍頭的數百門共軍重砲，瘋狂地射向大、小金門，重點指向古寧頭海邊和水頭港灣……

民國四十三年在政工幹校（今政戰學院）結訓後，我奉調陸軍野戰六十八師二〇三團重兵器連，擔任少尉幹事。

部隊旋即派往前線，在端午節當天，自基隆搭登陸艦航向金門。次日上午，抵料羅灣碼頭。午餐後，軍長郭永及司令官劉玉章先後實施精神講話，然後在午夜前，行軍趕赴駐地，完成接防，全力投入挖戰壕、築碉堡等戰備工作。

半小時後，我砲兵開始還擊，共軍將部分目標轉向向我砲兵陣地，雙方砲擊到天黑才歇息，部隊趁夜將傷亡官兵運至醫院。

次日我空軍戰鬥轟炸機，飛臨共軍陣地上空，實施地毯式轟炸，共軍火網雖密如蜘蛛網，仍炸得火藥庫烈焰冲天，陣地翻覆，使得共軍砲擊威力逐漸減弱。

八月三十日，因第二營第五連指導員在幹校受訓，相關工作需要協助，團長即派我暫代指導員職務。連長林飛中尉是黃埔軍校二十二期畢業，即將晉任上尉，和兵器連長李驥是同期同學，待人親切，我前三天先留在連部熟悉業務，並處理較緊急的事務。

四十二年九月三日那天，晴朗炎熱，全島大多數官兵，在責任防區內構築工事，本師近三分之一官兵在古寧頭海邊

水頭港灣碼頭停靠數艘砲艇及登陸艇，砲艇靈巧，在槍林彈雨中經過幾個轉折，雖有損傷，終能脫險；但登陸艇則遭炸毀，兩名美軍顧問殉職。

去年十月，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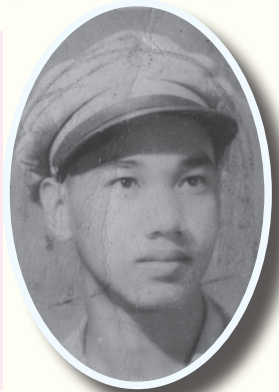
▲民國四十四年，石安玲（前排右四）在六十八師成功隊擔任少尉幹事，駐守金門舊金城時和同袍合影。

【作者速寫】石安玲先生，民國三十七年加入滇緬邊區游擊隊，三十九年納編國軍，四十二年來臺，曾參與金門九二砲戰，六十二年退伍。

【作者速寫】張國順先生，民國三十三年考進空軍機校，經歷抗戰、戡亂，金門九二砲戰後，曾隨轟炸機空襲廈門，服役至六十二年退伍。

空襲廈門 追憶戰友

——剛完成投彈任務，飛機發動機即被砲火擊中，冒煙起火；所幸機長王建勳沉着冷靜，硬是將飛機駕駛到海面上空……



→民國四十三年，張國順在八大隊擔任空勤射擊士。

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三日，廈門共軍突然砲擊金門，我服役的空軍八大隊奉命日夜出擊，轟炸廈門共軍砲兵陣地。

九月十二日清晨，我們和友機共九架，之轟炸機，奉命從新竹機場出發飛往廈門。出發前，在空軍俱樂部集合，待命。第二天曙光乍現，百餘位空勤人員浩浩蕩蕩乘車到機場，進入所屬機艙，檢查確認自己負責的飛機設備與武器。當飛機發動，引擎聲響起，一架架飛機先後升空，壯觀的場景，振奮著大家的戰鬥士氣。

當飛機接近廈門共軍砲陣地上空，濃煙四起，共軍密集實施對空射擊，九架飛機在目標區上空外圍環繞，按批次進入投彈區實施轟炸。

我們那架飛機是排在最後，第一次因航道偏差，無法投彈，為了準確對正目標，機長王建勳請求機長重飛一次。當我們第二次進入航道，剛完成投彈任務，飛機發動機即被砲火擊中，冒煙起火；所幸機長王建勳沉着冷靜，硬是將飛機駕駛到海面上空，但搖晃更

加劇，黑煙布滿機艙，鈴聲大作，機長命令即刻跳傘，混亂中有人高喊：「機長一起跳……」千鈞一髮之際，發現空中已有傘打開，我也隨即跳離飛機。事後才知道最先跳傘的射擊士不幸殉職。

當我在空中飄蕩、驚魂未定之際，眼睜睜看著飛機呈螺旋狀衝向大海，驚覺敬愛的機長、副機長和戰友們，還在機艙中，不禁心如刀割、淚如雨下，心中祈禱飛機平安無事，但事與願違。



民國九十九年秋，張國順、林玉葉夫婦（後排左四、五）偕兒孫三代合影。

歡慶抗戰勝利

——全國軍民同胞陸續從廣播、報紙中得悉佳音，一時歡聲雷動，鞭炮聲不絕於耳……

【作者速寫】羅德隆先生，民國三十一年考進空軍通信學校，投身抗戰，三十八年來臺，六十年退伍後轉任教職，七十六年退休。



民國五十九年，羅德隆（左一）和長官、同袍，參加空軍運動會，贏得地勤聯隊主管組四百公尺接力賽跑冠軍時合影。

民國三十三年二月，我自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第一期畢業，自此加入對日抗戰的行列。

由於在三十二年，我們通信組通過空勤體檢的二十五位同學，到鳳凰山機場受過三個月特訓，學習飛機通信、定向和地面、空對地、空對空射擊等，具備了空勤通信員的條件和資格。

三十四年二月，我們在

十二大隊見習的十二位同學，奉調到中美混合團第一大隊，自溫江機場前往白市驛機場，向大隊部報到，當時第三、四中隊同駐此機場，而第一中隊駐防漢中，二中队駐防梁山；其中倪子松同學和我同在二中队。

長長山坡上建有兩大排宿舍，中美兩國軍人各住一排。每間宿舍兩張床，十之八九有張空床，代表有作戰失蹤人員；當時規定，凡作戰未歸者先宣布「失蹤」，三個月無音訊，才宣布「陣亡」。

和我同宿舍的資深飛行官韓蘭根，為人隨和、健談，作戰經驗超過十次，經常對我描述轟炸黃河鐵橋的驚險歷程。

黃河鐵橋為第二中隊責任區，但也是日軍嚴密防護的交通樞紐。據情報顯示，日軍在鐵橋南端設二十七門高射砲，數十挺高射機槍。韓蘭根憶及當他飛到鐵橋一端，對準橋身，俯衝至距橋

身將近五十英尺，把一千磅炸彈扔下，立即以蛇行或跳躍方式飛升，避開日軍高射砲射擊。抗戰勝利後，才得知他終究在轟炸黃河鐵橋任務中殉國，令人悲痛！

到梁山報到後，我們十二名通信員被調回白市驛，接受美軍提供的加強訓練，每人每天輪流至一架停飛的B-29轟炸機上，實彈射擊二百發以上。一個月後通過檢驗證，重新分發到四個中隊，我和倪子松同時改分發到第一中隊。此時抗戰已近尾聲，戰況慘烈，自美受訓歸來的毛冠鳳同學，就在不久前隨美軍戰機出任務時被擊中，為第一位殉國的同學。

三十四年四月初，抵達漢中報到。四月中旬，我開始參與作戰任務，陸續轟炸河南許昌火車修理廠、洛陽西工營房、新鄉火車站、開封火車站、新鄉發電廠、中牟鐵橋……等，共出十二次任務，最後一次是轟炸徐州火車南站，我都擔任通信員兼射擊士，位在飛機中端的通信艙，一次又一次地和長官、同袍一同經歷驚險的生死關頭，以癱瘓日軍交通，遲滯敵軍行進，直到抗戰勝利。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，全國軍民同胞陸續從廣播、報紙中得悉佳音，一時歡聲雷動，鞭炮聲不絕於耳，期盼良久的勝利終於來臨了，不禁喜極而泣！

抗戰勝利後，各級政府立刻復員，軍隊也大規模調動，我們空軍第一中隊，奉命移防漢口市。

由於人口返鄉回流，各大都市房荒嚴重，幸好軍眷人口不多，民間團體熱心贊助，譬如在中山大道的漢口市總商會，就將兩側兩棟三層樓房，無條件借與國軍，左棟給空軍，右棟給陸軍，我就住在左棟二樓，民眾的真情，讓我感念至今。

本人已九十一歲，當年有幸參與對日抗戰，欣逢抗戰勝利紀念日，回顧歷次作戰之艱險和全民歡慶之景象，仍歷歷在目。

勤訓練 時時備戰

——天天操練，如臨戰場，從單兵、伍、班、排到連教練，加刺槍……



▲民國四十一年五月，鍾琦（後排右）駐守金山，服役於四二砲連時和同袍合影。

部隊展開訓練，每天清晨，天才朦朧亮，起床號響，大家從夢中起身，動作神速，疊被整內務，刷牙、洗臉如廁，二十分鐘完畢，即刻參加早點名，唱歌呼口號後，值星官帶連官兵，自北投跑步到關渡，全程不下五千公尺；接著練機械操，單槓、雙槓、吊桶、木馬、跳高、擲手榴彈，天天操練，如臨戰場，從單兵、伍、班、排到連教練，加刺槍、射擊，從來不知什麼是「禮拜天」，因為週日比平日還忙，擦拭槍砲武器，整理環境內務，洗滌衣褲鞋襪，那有工夫休息。

當年實施三光運動，即頭光、腳光、上身光，每人發兩條紅短褲，全身曬得起泡，晚上就寢翻身時，壓得水泡都能淌出水來。剛開始

【作者速寫】鍾琦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投身二〇七師，六十二年退伍轉任公職，至八十六年退休，撰印有《洪流》等。